

·辑佚与辨伪·

钱谦益集外文四则

赵会娟

内容摘要:近见钱谦益四则集外文均有重要文献价值。其中致黄宗羲尺牍一篇,收在《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附录》内,是目前所知钱谦益给黄宗羲信札惟一存世之篇;所作《张子题辞》,收于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附录》卷三,对张国维的为人和为文做出综合评价;为周云骧《袁节母八十寿序》所题批语一则,收于周云骧《逸园文稿》,有助于深入了解钱谦益晚年写作应酬文字之情状;题严熊《新月诗》评语一则,收于《严白云诗集》,对于深入了解钱谦益关于咏物诗的诗学主张,多有助益。

关键词:钱谦益 集外文 黄宗羲 张国维 周云骧

钱谦益是明末东林党魁,文坛盟主,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当时及后世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入清前之作品由其弟子瞿式耜整理为《初学集》,崇祯癸未(1643)年秋九月,即明朝灭亡的前夕,瞿式耜刻《初学集》告成。入清后作品由其族子钱曾整理为《有学集》。其他未收入《初学集》、《有学集》者,又被近人汇入《牧斋杂著》一书,此书收录了《投笔集》、《苦海集》、《牧斋晚年家乘文》、《钱牧斋先生尺牍》、《牧斋先生有学集文抄补遗》、《有学集文集补遗》、《牧斋外集》、《牧斋集补》、《牧斋集再补》等,对于全面地了解钱谦益生平交游及思想历程,对于理性评价其一生的是非功过,都有重要的文史资料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整理出版《初学集》、《有学集》、《牧斋杂著》,使得读者免去翻检查抄古籍之苦,为功甚多。近来浏览文献过程中,发现四篇钱氏文章,尚未被上述各书收录,这里一并介绍,并评价其文献价值。

一、致黄宗羲尺牍一篇

《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附录》中有《交游尺牍二十六篇》,钱谦益的尺牍列为第一篇,全文如下:

湖上接手教,为之盱衡击节,叹赏称快,不谓高明意见,与鄙人符合如此。自国家多事以来,每谓三峰之禅,西人之教,楚人之诗,是世间大妖孽。

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陆沈鱼烂之祸。今不幸而言中矣！迩来则开堂和尚，到处充塞；竹蓖拄杖，假借缙绅之宠灵，以招摇簧鼓。士大夫挂名参禅者，无不入其牢笼。此时热喝痛骂，斥为魔民邪师，不少假借者，吴、越间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冲！德必有邻，法无孤起，寥寥宇宙，从此不至形单影只，自伤孤零，良可喜也。秀初近来相晤，一沙弥扶杖，数比丘侍行，装成一善知识模样。正眼熟视之，几欲发狂大笑。略交一二语，渠见我满口鄙秽，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哑言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辈可笑可鄙，遂哆口谤佛谤僧。譬如一辈假道学大头巾，岂可归罪于孔夫子乎？斯世中岂无一二高僧，精通佛说，禅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领众，萧然于空山古寺之中，人亦无从物色耳。阳明、龙溪得禅门之精，改头换面，自出手眼。学佛而不知儒，学儒而不知佛，徐六担板，各见一边，总使成就，只是一家货耳。太冲于此处，想已大有把柄，放开两眼广明，烁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门馀唾，寄身在宋元诸儒储胥虎落之内。老夫虽衰迟失学，尚能执鞭弭，捧槃盂，以从事邾莒之后也。注《楞严经》，正要宣明此一部经，杀尽天下妖魔和尚。若待杀尽和尚，然后注经，孔夫子近不能杀季孙，远不能杀陈恒，何以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乎？放笔及此，料太冲必以吾为知言也。近有人谈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戏作判断一篇，大为丛林传诵，惜已失其稿，无从博一喷饭耳。《楞严》“流变三叠”，虽画图见示，览之尚自茫然。乞将《长水》注文详细疏解，如何是一横一竖，如何是进动算位。图形指事，确实训诂，使钝鲁人一见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暂现村父子老学究身，掀开《兔园册子》，教写“上大人”，读“都鄙平丈我”，方是老夫真切领教处也。睹面未能，邮筒可达，勿惮劳，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顿以请，仁规便邮，信笔满纸，即日返樾，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灯下，通家老生钱谦益顿首奉启于昭庆僧房。^①

黄宗羲与钱谦益的关系颇耐人寻味，已有不少学者论及。钱谦益对于黄宗羲非常赏识，曾约其为读书伴侣：“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繙其书籍，凡余之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为东壁矣。”^②钱谦益的绛云楼藏书之富，名冠东南，尤以宋元善本为多，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载，钱谦益“好矜嗇，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③。故而钱谦益能够邀请黄宗羲登绛云楼读书，可见他对黄宗羲赏识之甚。另外，在其去世前，曾让黄宗羲代其写文三篇，并以后身墓志相托：

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

①黄宗羲著，沈善宏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73-375页。

②黄宗羲著，沈善宏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18页。

③转引自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藏书纪事诗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

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即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子注序》。余急欲外出，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誉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唯兄知吾意，歿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其子孙贻，与闻斯言。其后孙贻别求于龚孝升，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①

从“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一句可以体会出黄宗羲的矛盾心态。他感激钱谦益的赏识，但对于这样一位大节有亏的文坛盟主，黄宗羲还是没有为其撰写墓志的勇气，认为那样会使自己陷入是非。其中的幽微心事，耐人寻味。

黄宗羲一方面对于钱谦益的文坛宗主地位做出客观的评价，一方面也对钱谦益的不足之处提出直率的批评：“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几与弇洲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诗章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然有数病：阔大过于震川，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经之语，而不能穷经，二也；喜谈鬼神方外，而非事实，三也；所用词华，每每重出，不能谢华启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陨亡，判不相涉，以为由己之出处，五也。至使人以为口实，掇拾为《正钱录》，亦不以取之也。”^②黄宗羲这段对于钱谦益文章的批评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直点其痛处。此处不作详论。

翻检钱谦益存世尺牍，除该篇外，再无其他与黄宗羲的来往文字。而在黄宗羲的书信里，也只存有《答钱牧斋先生流变三叠问》，该书首段云：

问：长水注《楞严》九变三叠，所谓进动算位，一横二竖，一竖二横者，未知其义。又徐岳所谓横板为九道五道，及竖以为柱为位者，与长水横竖进动，都相合否？幸为剖析源流，祥明示之。^③

黄宗羲此书详细解释了《楞严经》的九变三叠，并附以图标说明，细味钱谦益尺牍内之语“《楞严》‘流变三叠’，虽画图见示，览之尚自茫然。乞将《长水》注文详细疏解，如何是一横一竖，如何是进动算位。图形指事，确实训诂，使钝鲁人一见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似是收到黄宗羲《答钱牧斋先生流变三叠问》书后之回复。

在《交游尺牍》内，黄宗羲把钱谦益尺牍置于卷首，列于顾炎武之前，足可见钱谦益在黄宗羲心目中之地位。作为钱谦益写给黄宗羲的尺牍中目前所知惟一存世者，此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二、《张子题辞》

该文收于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附录卷三，全文如下：

^①黄宗羲著，沈善宏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78页。

^②黄宗羲著，沈善宏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77-378页。

^③黄宗羲著，沈善宏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169页。

东阳张子其四,盛年取高第,才名藉甚于浙河西东,乃张子益修然自好,帘阁篝灯,读书穷巷,若忘乎所有事者。间出对客,握衣拳手,退然如不胜衣,微窥其志气,盖不徒求贤于世之君子而足也。张子于文章才气横溢,涵肆演迤,如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使尺幅挾拾之士眇然如河伯之望洋,乃其人顾静退闲止如此。苏子瞻常举韩文公“以昌其诗”一语问王定国,而以为昌诗如膏画,不如昌其气与志。张子之文,其气昌矣,以其人观之,殆可谓昌其志者也。昔子瞻兄弟俱以贤科中第,子由留长安,而子瞻遗之诗曰:“遥知读易西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今之君子知此志者或鲜矣。张子殆可以语此。^①

张国维为钱谦益浙江乡试所取士,《张忠敏公遗集》内年谱云:“天启元年辛酉,公二十七岁。春,入邑庠,秋登浙闾乡榜第七名。主试为虞山钱谦益,谒见,即以国士目之。”^②崇祯丁丑年(1637),钱谦益和瞿式耜因张汉儒告诘而被逮时,“顾大韶等具呈于抚按衙门,请为贤绅昭雪。而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合同以白其冤”^③。能在钱谦益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出援手相助,张国维和钱谦益的座主门生关系不可谓不深。

但在钱谦益乙酉迎降之后,张国维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座师则又公私分明。陈式《钱马论》云:“钱谦益为张玉笥辛酉座师,南都亡,谦益徘徊江上,玉笥致书略云:‘君臣,大义也;师生,私恩也。维断不以私恩废大义。’谦益遂不敢渡。时人谓之踏破衣钵。”^④

翻检钱谦益的诗文集,与张国维相关者有诗《张玉笥中丞抚吴七载晋秩少司空总河奉旨召见枉别山堂渍酒先隄于其行也赋长句送之兼以为赠四首》,文《大中丞张公靖海纪事碑》、《张中丞奏疏序》两篇,诗四首仅叙别情,《大中丞张公靖海纪事碑》叙事功,《张中丞奏疏序》仅论奏疏一体,称赞张国维的奏疏“敷奏剴切,条列详明。五谷疗饥,药石治病。远可以考元龟,近可以征掌故。谏必转圜,言必底绩。盛矣哉。”^⑤而《张子题辞》则对张国维的为人和为文做出综合评价,认为其人志昌,其文气昌。此篇虽短,仍值得重视。

三、《袁节母八十寿序》批语

该批语收于周云襄《逸园文稿》,《袁节母八十寿序》是周云襄为袁骏母亲所作的寿文,文中有云:“虞山先生《识字行》所谓‘母能识节字,子能识孝字’,交相成也。今日拜舞堂下者接踵,母亦可破涕为笑,而忻然进一觞

^①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附录卷三,清咸丰刻本,叶十二。

^②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卷十,叶四。

^③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36页。

^④张国维:《张忠敏公遗集》附录卷三,叶二十三。

^⑤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第648页。

矣。”^①此段文字旁有苍劲手写体旁批：

伏生年耄，江郎才尽，每人间以生辰称寿之词相属，辄为笔燥墨干，刺促无以应。今观孝逸袁母诸叙，翻潘江、倾陆海、倒三峡之水而注之，滚滚乎其不竭也。菰芦百里中，词坛有人，老人多病畏寒，日依鸡窠中过活。有挟策来请者，辄应之曰：“大作家在此。吾焚弃笔砚久矣。无落吾事。”阳月七日东洞遗老钱谦益书。

钱谦益主盟文坛五十年，文名甚盛，天下慕名求墓志贺寿之文者蜂至，这一方面给钱谦益卖文自活提供了财源，另一方面因索文者太众，也使钱谦益苦不堪言，曾屡次在文内提及，如《与王兆吉五首第五又》尺牋内云：“生平有二债，一文债，一钱债。钱债尚有一二老苍头理直，至文债，则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轩世祠记》，因一冬来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时，当不复云祝相公不在家也。一笑。”^②

因文债太多，钱谦益便经常命弟子或友人为自己代笔，他的弟子陈式就是一位重要的代笔^③。另据上文所引黄宗羲说，他也做过钱谦益的代笔者。

而钱谦益为周云骧《袁节母八十寿序》所题这则批语，则从另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他所负文债之重及解脱之方。批语先是盛赞周云骧文章写得好，然后就在他人向其索文时，向他们推荐周云骧：“大作家在此。吾焚弃笔砚久矣。无落吾事。”其人其貌，若在眉睫之前。

《袁节母八十寿序》批语虽短，对于了解钱谦益晚年写作应酬文字亦多一文献资料。

四、《新月诗》评语

该评语收在《严白云诗集》卷一，内有《新月诗》云：“玉甲初停招，雕弓未引弦。总无骑月雨，稳看到中天。”^④

诗下有钱谦益评语云：

袁海叟作《白燕》诗，过于时大本，今武伯和袁八新诗，复过于袁。夫体物之作，在于若远若近，离形而得神，坡公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为粘皮缀肉者下一针也。武伯真得之矣。铁崖复起，亦当遍书以示座客耳。牧翁蒙叟钱谦益书。

严熊，字武伯，号白云，又自称枫江钓叟，常熟人，钱谦益晚年弟子。据《严白云诗集》内的诗歌及序可知，他学习诗歌先师从冯班，尊崇晚唐，30岁以后，摒弃晚唐一路，师从钱谦益，尊崇盛唐、陆游，宗唐弥宋。

①周云骧：《逸园文稿》，清康熙间刻本。

②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杂著》，第286页。

③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牧斋杂著》，第951页。

④严熊：《严白云诗集》卷一，清乾隆十九年严有禧刻本，叶二。

钱谦益对于严熊亦是赏识非常,其《题严武伯诗卷》评严熊之诗云:“武伯游吴江,过周安石斋中,大书一绝句于壁,余爱其词气朴直,有宋名人之风。去年冬以诗句投余,凡数百篇,披华落实,明珥青瑶,落落于行墨之间,信武伯之昌于诗而殖于学也。”^①《再与严子论诗语》云:“武伯新诗益富,风樯阵马,凌猎可畏。而其自叙则谓掉鞅于诗,富有弋获,皆自余言发之。严子以余为识道之老马,则已误矣。今复抠衣再拜,挟篋固请,余非洪钟也,而撞击之不休,不已窘乎!”^②

钱谦益不仅在自己的文章里推扬严熊,还在朋友处对严熊赞赏不已,逢人说项,宋琬给严熊《严白云诗集》所作序中提及:“虞山钱牧斋先生以先朝著宿,操海内文章之柄者四十馀年,所著《初学集》海内争传诵之。暮年稍涉颓唐,又喜引用稗官释典诸书,于是后进之好事者摘其纤疵微瑕,相訾砭以为口实,然而夏后之璜,不无径寸之考,固不害其为天球弘璧也。岁辛丑,先生顾余于湖上,辟咤之暇,语及当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严生武伯者,纵横跌宕,其才未易当也。’越乙巳,始与武伯定交于吴门。”^③

钱谦益对于咏物诗主张不拘泥于模拟,追求能描摹出所咏之物之神韵,这在他的《题项禹雁字诗》内曾有明确表述:“《雁字》诗,唱于楚人龙君御、袁中郎、小修,海内属和者,溢囊盈帙。其在吾吴,则嘉定唐叔达为最工。叔达之诗,不拘拘于模拟,比物连类,纵横络绎,标举于意象之外,而求工者反失焉。”^④《又题项孔彰雁字诗》亦云:“诗而至于咏物,咏物而至于雁字,此诗中之诗,画中之画也。《雁字》诗唱于楚中。秋舫老衲与樵李诸君更相酬和,卷轴粗于牛腰,而孔彰诗后出而弥工。吾观孔彰画《后招隐图》,苍茫苍蔚,备极山川林麓晴雨晦明之妙。发之于诗,气韵生动,传模移写,使人徘徊吟咀,如度雁门、遵衡阳,亲见其飞翔行列,萦回于楮墨之间也。古人诗画,无取于多。袁海叟《白燕》诗月明雪满二语,三百年词人不能及其仿佛。郭忠恕之画最为宝重者,山亭一角,远山数峰而已。诗耶画耶?诗中之诗,画中之画耶?微孔彰吾谁与言之?癸未正月。”^⑤这些主张,和他题严熊《新月诗》所云“夫体物之作,在于若远若近,离形而得神”意思相近,都强调咏物之作不拘泥于形似,而追求一种气韵生动的境界。钱谦益题严熊《新月诗》评语虽短,但对于深入了解他关于咏物诗的诗学主张,亦能有所助益。

【作者简介】赵会娟,女,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①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72页。

②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第1574页。

③《严白云诗集》卷首,叶二。

④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第1795页。

⑤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第1795-1796页。